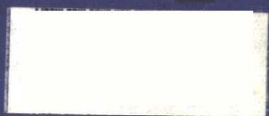


Supergirl



〔美〕诺马·福克斯·马泽改编

女超人

女 超 人

根据戴维·奥德尔同名电影

〔美〕诺马·福克斯·马泽改编

张 焕 杨运芳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Norma Fox Mazer

SuPergirl

根据英国Sphere Books, Ltd.,

1984年版译出

女超人

〔美〕诺马·福克斯·马泽改编

张 焕 杨运芳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6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书号: 10355·710 定价: 1.00元

第一章

她年纪轻轻，满腔热忱，相貌平平；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一切都是一帆风顺的，似乎万事如意。（但今后会遇到些什么呢？）

严格地说，他还未到“不惑”之年，然而，他已经成熟了，并具有创造性，但他已怀有极度厌世之感；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可谓见多识广，饱经沧桑，不可能再遇到什么新鲜的事情了。

卡拉和扎尔塔，从表面上看来，他们之间并不象有什么恋爱关系，而实际上，他们彼此在倾心爱慕着。

他叫扎尔塔，意思是“创造者”。在十五岁（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年龄，阿尔戈城这里的风俗与地球上相同）的时候，他为自己重新起了这个名字。这样做一举两得，既以示庆贺，又宣布了自己的天赋。似乎在说：阿尔戈城的公民们请注意，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伟大的天才！取这个名字的意图或许有点过于昭著，然而，在若干年前这是一个妙趣横生、踌躇满志和精明干练的举动。如今怎么样呢？与过去相比又有何不同呢？如今，作为天才，他处处受到人们的拥戴——其结果如何呢？美好的生活稳稳地落到了他的手中，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就象永不停息的雨水，或者（如果用带神秘色彩的话说，显然是一个恰如其分的隐喻），就象从

一棵永远不停地结果的金树上落下的熟透了的苹果——这源源不断的美妙生活，使得他感官迟钝，坐立不安，看什么都不顺眼。

这就是扎尔塔。现在谈谈卡拉。

她这个名字，尽管阿卢拉和佐尔—埃尔（别管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只是父母而已）为表示溺爱给她起了这个名字，这是个令人生厌的名字，班上有一半姑娘叫卡拉。偶尔，在她烦躁不安的时候，她幻想与表哥扎尔塔朝夕相伴，因为他到过地球，并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异国声调的克拉克·肯特。克拉克·肯特！多么甜美的发音呵！噢，这就是说，假若她必须是过去阿尔戈城中平凡的卡拉，那么，在其幻想中她肯定是另外某个人——事实上，这个人也生活在地球上，并有一个富丽堂皇、深奥莫测的名字。

然而，现在她还是卡拉，依旧呆在阿尔戈城中，这完全是为了她表哥扎尔塔。谢天谢地，他比其他任何人，包括她父母在内，都引人注目。几天前，她父亲谈到过扎尔塔的年龄，原因仅在于他年纪比她大，而卡拉又爱他。她告诉父亲，在阿尔戈城，与她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很少。她父亲听后哈哈大笑。在这个时候，即使她很爱父亲，她也真想干点吓人的事情，比如大声叫喊或者用别的什么来吓唬他，真要命。可她没有那样做。不过，她想了一下，感到整个时间对她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你现在创作的是个什么东西？”她问扎尔塔。他是位一流的艺术家的每一个人，也就是阿尔戈城中的每一个人，对他都怀有深厚的敬意。此外，还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一流的艺术家的，实际上，在阿尔戈城的第一批定居者从氦星

球上被驱逐到这里之后，是他一手创造了阿尔戈城。卡拉早在几年前就听说过这件事儿。当她还在孩提的时代，她母亲便将所有重要的事情讲给了她听。

“你从未见过如此高贵的东西吧？”扎尔塔问她。他正在用那根创作棒对一个巨大的水晶体进行雕刻：一个实心物体，物体上面的小实体盘旋缠绕，向上耸立。

“妙极啦！”卡拉心悦诚服地说。她朝扎尔塔身边靠了靠。具有天赋的人是那样的神秘莫测与非同凡响，而她却是如此的寻常，只不过是阿尔戈城中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天天穿着那身旧衣服，做着那些千篇一律的作业——美其名曰都是为你好，去那所破旧的概念进步要求学校上课。在她身上，从未发生过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甚至阿尔戈城的其他人无不如此，也从来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圆顶的城市里，所有生活问题均已得到解决，管辖者在一年一度（烦死人）的演说中就是如此提醒大众的。

卡拉眯着眼睛，端详着那座盘旋形的雕塑。是的，它太妙了。对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只要能够理解它也就心满意足了。当然，她永远不会将此心声溢于言表，否则，便会暴露出她是何等的愚昧无知。每个人，只有每个人，当然不包括那些十足的白痴，都知道要辨别出或理解透一件艺术作品是十分困难的，作品的价值越大，其含意肯定也就越深刻。

“这属于先锋派的作品吗？”她问道，因为扎尔塔以前谈论其它作品时，她曾听到他这么说过。

“嗯……可以这么说。具体说来，这是棵树。”他往后退了几步，眯起眼睛若有所思地审视着自己的作品。其天赋再次提醒他，还必须将作品再雕琢几下。他打了个哈

欠。

“是什么来着？”卡拉问。“一棵树？树是什么？”

“哦……”扎尔塔虽简单地伸出一个指头，却意味深长地做了个手势。（在他认为教课是自己的义务，由此可以将艺术火炬传下去的那些年代，他的这一动作常常给学生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这是生长在地球上的东西……”

“地球……”卡拉莫名其妙地说。“克拉克·肯特……”她情意绵绵地吐出了这几个字。

“地球……”扎尔塔重复道，其声音不象卡拉那样朦胧。“那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卡拉。不久……马上……我有可能去那里。”

“到地球去？”卡拉努力克制住自己，不使表现出不安之情。“你不会去的，你说不是吗，扎尔塔？”天呐，咳！如果他走了，那么她怎么办呢？不，他不能走……他就是不能走。无论如何，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呢？她又为何感到不安呢？假设，只是假设，他那天才的头脑已想出解决交通问题的办法。然而，众所周知，无人能在经过双滑运道的重压之后还能够生还。

他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对此她毫不惊奇，天才无所不能，在许多方面都有天赋），扎尔塔指了指身边垫子上一只样子可笑的小宇宙飞船。这是他自己制造的。“那个东西，”扎尔塔说，“将会带着我安全地穿过双滑运道，我亲爱的小姑娘。啞——，喇——！我便走了。”

卡拉半信半疑地笑着说：“是开玩笑吧，扎尔塔？”他摇摇头，一本正经的样子。“可是，扎尔塔，就算你能去……我是说，我相信你能去，”她连忙补充道（天才是异常敏感

的)，“你也难以离开阿尔戈城！”她手指着城的表面划了条弧线，并下意识地反复划着这简单、优美、有力的线条，也正是这些线条，将巨大的穹顶城构成了蜂窝形状。“没人想要离开阿尔戈城。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应有尽有。”(管辖者总这样说，她母亲也这样说，她父亲和所有的人都这样说——阿尔戈城是天堂。)“不，扎尔塔，”卡拉快活地笑了，“我只是不相信你会离开我们。”她抬头看看那只可怜的小宇宙飞船(即使它能做这次旅行，又会怎么样呢?)……接着，她走上前去，察看着飞船的船弦，又一直往下……往下……往下面的黑暗中看去，发现双滑运道深远无边。她战栗了一下，尔后又无限惆怅，因为飞船内只能容下一个人。

“卡拉，你听着，”扎尔塔说，“我的艺术正蒙受着痛苦。生活在这里简直太容易了。但我的头脑已不灵敏，我的灵魂已开始烦躁。没有斗争和艰辛，艺术能生存吗？地球在呼唤我……或者说，哦，我是这样想的，也许是土星？土……星。”他重复着说。

“那个星球比地球还遥远吗？”卡拉天真地问道。

扎尔塔亲昵地抚摸着她的头发，他的手在她那金黄光润的头发上流连。多么可爱的孩子啊！然而，他提醒自己，他们的年龄有着一定的差距。他清了清嗓子，“你在学校学过几何力学吗？这些现代化的学校教些什么东西？难道他们将最基础的东西都忽视了吗？”

“我知道所有的方程式，”卡拉说。然而，由于她只有十五岁，仍然如痴如狂地相信事实高于一切，所以她觉得必须再加上一句，“问题是，对那些讨厌的方程式，我知道自己

应该做，也能够做，而事实上，却不愿意做。”

“所有伟大艺术家的数学都不怎么好，卡拉。因此，你的前途也许是在艺术上。”他伸出双臂搂住她。“现在，你只去想象。记住，地球和土星都在外宇宙，但我们……我们在内宇宙。”他停下来看她是否在听他说。她非常恭敬地点头。他继续说道，“瞧，瞧这个……”

他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闪闪发光的球型物体，擎在手掌上让她看。“这是城里两个最大的动力源之一。”他狡黠地瞟她一眼，看是否引起了她的注意。

“扎尔塔！这看起来象……这是一个魔球！管辖者让你拿出来的？”她伸手将魔球从他手上拿了过去。

“小心！”他往后退了一步。“听着，卡拉。这事只能你知我知。管辖者嘛，哦……咳，实际上，是我借来的，卡拉。”

她伤心而又诧异地看着他。“你是说，这是你偷来的。扎尔塔，你知道他们会怎样惩罚你吗？他们会，他们会……”她摇摇头，难以想象出对这种恶劣的行为将会有什么样的惩罚。

“亲爱的，”扎尔塔目视前方，傲气十足地说，“艺术家从不干偷窃的勾当。而且，他们可以去借……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他补充道。“正是如此，”他继续说，“我，哦，借了魔球，只不过借用一下罢了。”他吹了一下魔球上落的一丁点儿灰尘。“我把它借来是为了一点儿，一丁点儿，一丁点儿的灵感。”他用创作棒碰一下魔球。顷刻，创作棒在一片光怪陆离的美妙闪光中变化着，同时还可以听到忽隐忽现的歌唱声。

卡拉出神地望着，忘记了心中的疑虑。这时，扎尔塔用带电的创作棒触了一下雕塑，使它立刻有了柔和而又能摇摆的生命。它的四肢，叫什么来着？哦，对啦，一棵树……树枝弯了下来，微微晃动着，淡银色的光线使得她眼花缭乱。

“哦，扎尔塔……”她几乎说不出话来。魔球的威力使她胆战心惊。“太美……美……”

扎尔塔在她的情绪的感召下，便将魔球递给了她。她凝视着它，心荡神怡，渴望能用它去干一些象扎尔塔的雕塑树那样美妙不俗的事情。

“有时，我设想，就在此处，”扎尔塔说着，指了指自己的心窝。（他认为这样做未免有点儿过分，然而，对卡拉这样年纪的姑娘来说……）“……这种担心，尽管无足轻重，但当它涌上我心头的时候，是的，我就想自己将永远难以看到……一棵活树的枝桠。”他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卡拉将要开口说话时，他伸出了一只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卡拉。魔球能够创造生命。他们也是这样教你的。但是，我可怜的孩子，魔球，用上它那令人畏惧的能量时，则不能创造生命，而只能是生命的幻觉，实物的影子……”他两眼凝望着远方。“这是我们可怜的阿尔戈城人民在这个寂寞的巨石上所希望得到的最好东西。”

“我不寂寞，”卡拉表示反对。然而，稍停片刻，她便惊讶不已，怀疑刚才那话是否纯属真实。她终于摆脱了那种使她感到不习惯的悲伤的浪潮。她听到母亲在叫她。“我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她回答道。

“希望你永远不知道寂寞，可爱的卡拉。”好象在为她祝福似的，扎尔塔从雕塑树上摘下一些小巧发亮的浆果，给她串了一只手镯戴在她的手腕上。“好啦，卡拉，留着它吧，这是用与我们可爱的阿尔戈城一样的材料做成的。但愿它能帮助你，保护你。”

“哦，谢谢你，扎尔塔！”她吻了一下他的前额。多么有趣的老扎尔塔！在阿尔戈城中，她难道还需要帮助和保护吗？艺术家们的神经都是这么不正常，吐出这些荒唐的言语。而仔细琢磨起来，大概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是艺术家的缘故吧。因此，她既不想成为一个平凡的人，也不想成为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整天语无伦次，信口开河。

“卡拉！”透过城中花边状的建筑物，她看到母亲朝这里走来。卡拉向她挥挥手。人人都说卡拉长得酷似她母亲，他们的实际意思大概是说她丝毫不象她父亲，其实都是一回事。父亲很聪明（她的一个朋友是这么讲的），母亲很漂亮，是个美人。卡拉知道自己永远也不会那样引人注目。母亲长着一头浓密的红褐色长发，而自己的头发却是淡黄色。母亲体态优雅（而自己并非如此），并长着非常特殊的眼睛，两眼间距较宽，眼窝较深，可她的眼睛却圆鼓鼓地向外凸着。

“我的小宝贝儿，”她母亲说着，急急忙忙跑到她跟前，“没有大人带着你可不能跑得这么靠城边！”

“啊，妈——妈。”她为什么把卡拉当作五岁的孩子看待呢？而且当着扎尔塔的面。卡拉生气了，便将魔球藏在自己背后，心想，没必要让她看到。

“亲爱的阿卢拉！难道我还不是一个合格的成人吗？”

在阿卢拉和佐尔—埃尔——卡拉的父母面前，扎尔塔的心灵深处总感到有点局促不安；不幸的是，如此一来，常常使得他不象一个思想丰富的天才，倒更象一个自负的傻瓜。

“卡拉必须和其他人一样遵守纪律。”她母亲说。阿卢拉非常疼爱卡拉，终日为她担惊受怕，随时准备为卡拉献出自己的一切。正因为如此，她对孩子也就要求得更严，严过别的父母。

“嗯……是的……当然啦。”扎尔塔举起魔棍在阿卢拉面前炫耀着。毫无疑问，他不想让阿卢拉知道他有魔球。她这个人很诚实，知道了肯定会告诉佐尔—埃尔。他用创作棒迷惑着阿卢拉，伸手将灵巧地握在卡拉手中的魔球抓了过去。他几乎是用同样的方法，将创作棒递给了卡拉。

“现在看看你能创作出什么，”他说。“用你的手指按这里，卡拉……对……用劲按。”创作棒不服地抗议着。

“哦，宝贝儿，你可以做得更好些，”阿卢拉说。

“她当然可以，”扎尔塔表示赞同，而且有点奉承。“试一试，卡拉。让你的想象插上飞翔的翅膀吧！”

卡拉举着创作棒，绕着大圈，时高时低地飘荡起来，空中传来咝咝的响声。阿卢拉看着女儿欣慰地笑了。她带着这种笑容看着卡拉迈出一生的第一步，听着卡拉说出一生的第一个字，祝贺卡拉在幼儿园中为自己那篇《用于氮共价键的电子波功能》的短论得到第一个A+成绩。

趁阿卢拉观注卡拉的机会，扎尔塔将魔球藏到了雕塑树背后。他不想让阿卢拉发现他曾经，哦，嗯，借了魔球。

“我说，扎尔塔。”阿卢拉脸上掠过一丝冷笑。“听我丈夫佐尔—埃尔说，你胡说什么要离开阿尔戈城。马上就走，真的要走，扎尔塔！这是为什么？打算到哪儿去呀？”

“没有名字的地方。”他落落大方地指了一下那只宇宙飞船。

“就凭它？”阿卢拉说。“不，不，别这样让人伤心了，亲爱的扎尔塔，我知道这是一只非常好的宇宙飞船。可是……就算你能走，到别处去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离开阿尔戈城呢？”

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我要去寻找那死后的世界。”

“危险。”阿卢拉坚信不移地说。

扎尔塔眉飞色舞。“是冒险。”

“不，扎尔塔，你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头脑却象孩子一样简单！外部世界一无所有，不过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死亡。”

头脑简单得象个孩子？哦，果真如此吗？“外界有生活，阿卢拉。生活！生活，生活，生活！我身为一个艺术家，再也不能将自己禁锢于阿尔戈城中。我的想象力极为丰富，极为广阔，而这个地方却如此的狭小、乏味、老牛拉破车一般。”

阿卢拉眉头紧锁，凝视着雕塑树。“如果你想要听我的意见，扎尔塔……”她说。

“事实上，我亲爱的夫人，我不会听的。”

“……我的意思是，”她绕树走着继续说道，“你的确是在用所有这些虚无缥缈、华而不实的東西在为自己辩

解！”

扎尔塔开始激动起来。“你可以这么说。”她的批评触动了他那敏感的神经。“是的，我对你这聪明的态度，高级的废话很感兴趣。”他用脚踢了一下魔球，魔球向卡拉滚去。

卡拉正专心致志地玩创作棒，既没有发现魔球正向她滚来，也没有注意大人们在谈论什么，但谈论的无疑是些烦人的东西。她将创作棒举到千分之一米高处。瞧！她那个作品毅然向她走来。她可以下决心做伟大的艺术家了。啊，她正在创作的这个生物，毫无疑问是原始的。的确，它看上去还不太逼真，然而，毋庸置疑，它已初具类似昆虫的外形特征。眼下还需用创作棒再进行一番加工……

“正是因为对我工作的这种高级反响，”扎尔塔对阿卢拉说，“同时还有几件其它事情……正因为这些，我才决定离开这里，到土星去。马上便启程，明天，最迟后天。我的行装已收拾停当。”

“扎尔塔，扎尔塔，你冷静一下。是你创建了这个城。难道你已经忘了？当你把我们从氦星球带进这个城内时，我们两手空空，不过是一群嗦嗦发抖的难民。”

他怎么能忘记呢？有人常常提醒他，并常常使用这种如出一辙、重复千万遍的言语：你创建了这个城……我们一贫如洗，不过是一群衣衫褴褛的难民……你有责任……，让责任见鬼去吧！

“目前管特者才有这种责任，阿卢拉，”他说。“我是个艺术家。对我来说，工作是第一位。至于其他人嘛……是第二位的！”他闭上嘴巴，不知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是意味

探长，还是艰涩愚蠢。

“你既然如此自私，还怎能创作出美的作品呢？”阿卢拉斥责他说，尔后她那严厉而认真的表情几乎破坏了她愉快的笑容。她没有认识到那种想法无疑是陈腐之见，应将它贮藏于脑海中以做酬答约会之用。今后阿尔戈城将会成为一个城市乐园，她会寻找适当时机使之变成现实。毫无疑问，将会有一些年轻漂亮的音乐家出现在这里……在天真无邪的调情中加上几句扑朔迷离、意味深长的话，会感到无限的惬意……就象前几天我对贝尔—艾尔教授说的那样，一个人怎样才能创造美……

卡拉继续雕琢着她那昆虫作品，但已没有刚才那么热心。因为，它不仅没有扎尔塔不费吹灰之力所创作的作品那样瑰丽，而且，坦率地说，却是异常的丑陋，丑——陋。她循着大人们无休止的谈话声抬头望去。啊，天呐，她爱他们。然而，从某种程度看来，他们却拒绝彼此相爱。有时大人们为何这般愚蠢呢？

此刻，魔球已不再滚动，停在卡拉脚下。她捡起这个闪闪发光的物体，几乎连想都没想，便用它碰了一下她那个讨厌的小昆虫。这只是轻轻的一触。然而，刹那间，刚刚还毫无生气、令人作呕地呆在卡拉手中的那个大钉似的创造物，突然颤抖着拍打起翅膀来了。当生命力穿过它那躯体时，其颜色也发生了变化，光彩夺目，闪烁着璀璨的光芒，犹如镶着宝石一般。它那宝石般的翅膀又拍打了几下，便环绕着卡拉的头顶稳健地飞翔起来。

她乐滋滋地注视着它。这是她的杰作！然而，当它绕的圈子越来越小，飞得离她越来越近时，她那喜悦之情笼罩上

一层可怕的阴影。它依然那么丑陋，那么古怪，象一颗大钉子似的，仿佛要将她的肌肉刺成碎片。它越来越接近她的身体。“滚开！不许靠近我！”她挥手将它赶开。

这个尖尖的新生的造物倾斜着身子，飞向皮肤般裹着城市的薄膜。

“让它停下！”扎尔塔大声吼叫道。卡拉的造物刺破薄膜倏然消失，在身后留下一个破洞。

顷刻，城里的空气向洞口急速涌去，挟着以前在阿尔戈城中从未听到过的响声。一声长啸，势若波涛汹涌，巨大的气流蜂拥而至，呜……噓……狂风怒号，震耳欲聋，气浪将卡拉卷起，随之又卷起魔球，将她们带到最高处。

阿卢拉与风搏斗着，试图奔到女儿跟前；扎尔塔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茫然失措，只是拼命地叫喊，“卡拉……动力源……卡拉！卡……拉……！”

卡拉扔掉手中的创作棒，慌忙去抓从她身边飞过的魔球，但未能抓到，魔球穿过洞口落进了广漠无边的外层空间。她大惊失色，不顾一切地抓住了薄膜上破洞的边缘。

人们跑了过来，卡拉的父亲跑在最前面。

“爸爸！救救我。”

佐尔一埃尔与邪恶的狂风奋力搏斗，他抓过创作棒触了一下卡拉，卡拉立刻稳定下来，他将她拉到安全的地方。

然而，风依然呼啸着穿过破洞。创作棒在佐尔一埃尔的手中剧烈震动着。他用创作棒触了一下薄膜，破洞弥合了。

一切重又恢复了平静。

卡拉和阿卢拉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佐尔一埃尔转身问扎尔塔。“看来是你把魔球拿来了。”

扎尔塔脸色苍白，但依旧有点满不在乎地说：“确切地说，是我弄丢的。”

听到此话，卡拉挣脱母亲的怀抱。“不，扎尔塔，是我弄丢的，是我粗心……”

“安静点儿，我的孩子，”她父亲说，“在这件事情上你没有过错。”但卡拉并不相信，当她父亲又开口说话时，她更加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失去魔球，”佐尔—埃尔阴沉着脸气愤地说，“阿尔戈城就不会再存在多久。光明将慢慢变得昏暗……城里的所有力量都会耗尽……渐渐地，一切都会停止……一切都会止息……最终……就连我们所呼吸的空气……”

“我懂，我懂。”扎尔塔忍气吞声地打断他的话。“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决不会让它成为现实。佐尔—埃尔！阿尔戈城的人民！”他向人群大声疾呼。“我要把魔球给你们找回来。我发誓，一定找回来！我要跟踪它到内宇宙之涯，直到把它还给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不可能，”佐尔—埃尔冷冷地说。“你和我们这里的每个人一样，明明知道无法离开阿尔戈城。这是我们的宇宙，扎尔塔，你将是毁灭它的罪魁祸首。所有我们为之工作的，所有我们热爱的以及我们的生命……所有的一切都毁灭了。这一切毁灭于一场游戏，一场孩子般的恶作剧之中。”

“阿尔戈城决不会灭亡。”扎尔塔指了指他的宇宙飞船。“我会去的，立刻就去！我会回来的。我这个忠实的小旅行者将带我安全地通过双滑运道……”

“好一个胆小鬼，”佐尔—埃尔气愤地说。“是的，你选择了在双滑运道上自杀的办法，不是吗？这样，留下我们